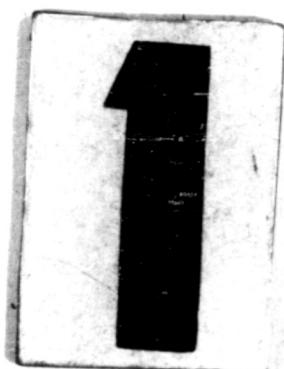


1932年

第 卷
第 期



孔德文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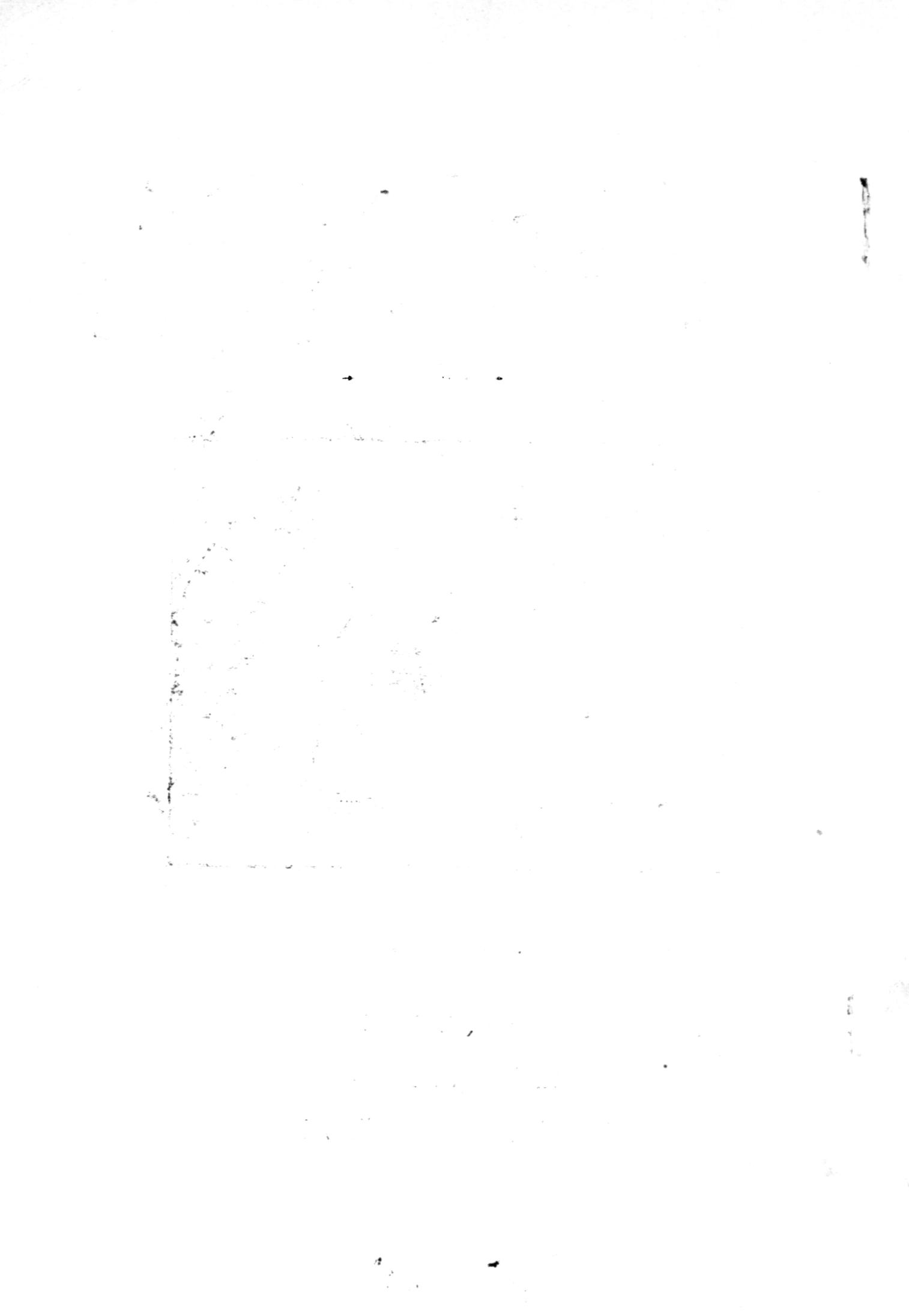


第一期

二十一年四月一日

北平中法大學

孔德學院同學會文藝組出版



目 錄

許司搭夫·佛洛貝 1-17

G. Sainsbury 著 岳嵐譯

天空呀是，在屋頂的上面 18-19

Paul Verlaine 著 伊甸譯

埋葬 20-21

靜 柯

在上海 22

隱

無意的邂逅 23-29

伯 上

陳伯母的死 30-41

能 火

薔薇伯母的戀愛故事 42-54

墨 迦

玩笑 55-64

易 洋

許司塔夫·佛洛貝（註一）（1878）

(Gustave Flaubert)

在給聖·柏甫（Saint-Beuve）的信裡，同這位大批評家理論着關於他對『薩朗波』（Salammbo）的批評，著者問這位批評者說，「第一，你真相信一點兒也沒有過於順從了你神經質的印象嗎？我這本書的取材，『本身』就使你不喜歡了。」也許佛洛貝，由於『波伐利太太』（Madame Bovary）控告，早就使他準備好了防禦，對於批評有點兒太容易受刺激了。但這是沒有什麼可疑的，就是那種感情，在他底意見，甚至於使聖·柏甫都起了偏見，却真以批評眼光讀他書的人所當切實留意的。『波伐利太太』和『薩朗波』都是很容易引起他所說的那種不愉快的神經質的印象；『感情的教育』（L' Education Sentimental），不斷地表現着庸劣，懦弱，遲疑，沒有妖冶的罪惡，沒有美感的道德，也容易受這同樣的攻擊；雖然我自己覺得『安斗尼聖者底引誘』（La Tentation de Saint

1890年增修。參照篇末註解，



Antoine) 極其動人，但是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一個一般的見解。在後來出版的三篇短篇小說裏，『許力安聖者底傳說』(La Légende de Saint Julian) 我可以說是沒有什麼可指摘的，『一個單純的心』(Un Coeur Simple) 差不多也是這樣，但是『愛羅地阿司』(Hérodias)，不論在缺點上或在優點上，差不多是『薩朗波』小規模的複本。那遺留下的未完的『布伐和貝居歇』(Bouvard et Pécuchet) 從沒有受過著者最後的提煉，並且連他是否能完成這工作也難說準。但是照實說來，最熱誠的智慧的佛洛貝崇拜者一定要承認這篇只是一堆粗糙而不成形的東西』(註)；而且其中覺得差不多所有可能的文學上，科學上，實際上的工作，都是『空虛底空虛，』這種見解不僅使人沮喪到極點，並且幾乎早期作品中的諷刺也無法來解憂，結果這位奇特小說家的讀者，不得不費了大力氣才能得到愉快，像許力安聖者他自己似的，他不得不忍受厭倦爲了得到相繼而來的美感，甚至於當美感得到了的時候，或者這還是精妙的文章底美感，而不是完整的小說底美感。

有一件事是佛洛貝與當代隨意的寫作所不同

(註)原文係 *rudis indigestaque moles*

的，就是他那種技巧上的堅決而嚴正的忍耐。我以前所舉出的幾本書的短短的名單——假若我們再加上了那不甚重要的喜劇『候選者』(Le Candidat)——表示了所出版的作品底全部，信札除外，但是從『引誘』底斷片初次出顯時，一直到他死，差不多有三十年了，甚至於沙開雷(Thackeray)底兩年才能寫一本好小說的准許，在這種差不多是何雷司(Horace)式的含蓄之前，變得毫無意義了。佛洛貝，在他死時已經是六十歲的人了，在他底一生中只作了兩倍於我們季刊小說家十二個月中所能完成的工作，然而佛洛貝底工作是，在工作中消耗的一生將終結時，一個人可以自傲的工作，而季刊小說家的工作，假若耗費了的時間，與前者成一分鐘與一小時之比，仍然值得阿司啓拉司(Aschylus)底判詞——

異常的勞作和心地輕快的誠實。(註)

有時有人以爲——這在我看來是錯誤的——佛洛貝的許多性格都被他第一本書的控告所判定了。我相信，對於那控告的不公平與不智，現在是沒有什麼異議了。『波伐利太太』，我坦白地承認，是

(註)原文爲臘文

一本可厭的書，不只從一方面看，但是我立刻可以想起那說『死底跳舞』（Dance of Death）或者『末日裁判』（Last Judgment）是不道德的事來，當我要加以「不道德」這形容辭的時候。一個美國的批評家——亨利·詹姆斯先生（Mr. Henry James）——詼諧地提議，說這書可以作爲有用的星期日學校的勸世文，而詹姆斯先生是一位關於習俗上的罪惡最容易用新英國的嚴峻態度來說話的人，但是我並不以爲著者完全被他第一本作品的運命所引誘，而專意來努力成全誹謗。這事時常刺醒我，那對於『薩朗波』的吵鬧，大都起於以爲羣衆一定要受打擊的億測，和結果一無打擊可尋的失望。至於『感情的教育』——在 1840 年或者在相近的時候，也許要定名爲『一個失敗人的生理』（Physiologie de l' Homme Manqué）——在那冷酷的觀察底大寶藏中，很少有得罪人的地方，而『三篇故事』（Trois Contes）差不多沒有一點可以稱爲嚇人的東西。關於『布伐和貝居歇』也僅僅只有這點可說，但是這以後還要談到。佛洛貝，在他死後陸續出現的個人事蹟未揭露時，就給了我這樣一個印象，一個性情沉鬱的人，他偶然把觀察和想像的才能混合得異常巧妙，而他顯然發展了他自己。

在他陸續的發展中，簡直沒有牽連到任何羣衆和批評家底意見。就是這些揭露也沒有變更了我底意見。他底作品都值得注意，而它底分量幸而能使我在這裡作一點詳細的報告。這是佛洛貝底一個特點，他不僅是一個寫得很少而且是一個寫得很晚的作家。一直到很久以後才出版完整的『安斗尼聖者的引誘』，有些斷片在二十多年前當哥幾葉 (Gautier) 編輯時的『藝術家雜誌』(L' Artiste) 中就發表了。但是『波伐利太太』一直等到作者過了七十歲的中途才出世，這最初發表在『巴黎雜誌』(Revue de Paris) 上，在這次的出版中，雖然作者極力反對，終於讓人作了些很不聰明的刪節。刪節有星點的力量——對於好色者簡直是種興奮劑，而『波伐利太太』差不多還沒有到羣衆底手中，就發覺被『噓！噓！』聲來迎接了。恰好第二帝國正在這時急於要證明它那有名的自負，對於宗教的加榮，對於家庭的保護。『波伐利太太』被認為對於它這種神聖的熱誠正是一個反抗，于是被控告了。訴訟程序都附在版本較晚的書後，佛洛貝先生比起布得萊耳 (Baudelaire) 來要幸運些，因為他只受了一點輕輕的處罰就脫難了。像這種的意外，在差不多所有的讀者和所有的批評家底眼中，對於一書底將來，其

影響很少。但是關於這，我無須再多說了，除了重說一句我已經說過的話，就是這控告再沒有人來衛護了。這書第二個題目是『地方風俗』(Moeurs de Province)這兩個題目在其間描畫出了內容，比慣常的題目更要顯得確切。在一方面，這是一篇新『蕩婦歷程』底分拆的描寫，一段一個婦人失敗與受懲罰的歷史，她恰好在對於『侈靡放佚』這字兩種意義上的強烈的渴求之上，又加添了一種浮淺的敏感，一種絕對的無心肝，和一種無可救藥的心地卑俗。在另一方面，這是一篇對於村鎮生活底卑微，在外表上的精密的記錄，並非惡意或者譏諷地敘述着，因為佛洛貝是作家中最客觀最無熱情的一個，但是忠實而且冷淡，這簡直和任何諷刺同樣的寒酷。

愛瑪，魯屋爾(Emma Rouault)是瑞爾芒地(Normandy)省貝依得顧(Pays de Caux)那裏一個農夫底女兒，他是一個鯈夫。他能够過一種不事修飾的豐滿生活，並且又把他底女兒送到修道院去讀了書，在那裡她得了相當的成就，並且得了更多量的十八世紀意義下的敏感。她不斷地讀浪漫小說和年刊文學集，並且夢想着女孩子時代通常的幻夢，只是他底夢想易於多集中在『美王子』底華艷壯麗，

而疎於他個人的性格。最後她底父親把她帶回田莊，她退而做些不合性情的管家婦的工作，這樣過了些日子。從一切事上來看，這不消說是很自然的，她就會嫁第一個向她求婚的人，碰巧她父親，也無法來給她一份好嫁妝，決不會想來反對的。這命運帶來的求婚者是這區裡的一個醫生，叫做沙勒·波伐利 (Charles Bovary) 的。他是一個青年人，並不難看，不過無可奈何的平庸而乏味，空空的腦筋剛够她擦過考試而當個普通的掛牌醫生。他已經結過一次婚了，雖然他那樣年輕；因為他底母親，主持了他一切，已經替他選了一個妻子，正如她替他選了一個職業。但是這個妻子死了，現在運命帶他到愛瑪底面前，他想自己來選了。他們結婚了，這段描寫吃喜酒人的文章是佛洛貝特別的風格和力量底一個早期的樣本。

于是愛瑪去同這位最誠實最親熱而最傻的人同住了，他底文雅很可以從這裡看出來了，他把他亡妻底枯萎了的結婚花束掛在夫婦的房裡，當作裝飾，來歡迎她底後繼者。他是，在他這方面，萬分滿意這次買來的貨品，並且享受了一種簡直動物的幸福，正如一隻反芻的牛所享受的一樣。對於愛瑪，我們可以猜到，事情就不同了。她結了婚是期

望着她小說中所告訴她的種種神祕的快樂，當她完全不能經歷到這些的時候，她最初很有點糊塗了。這種糊塗只有一個結局，她慢慢開始恨她底丈夫了，帶了一種着了魔的厭惡，守望着他那不文雅的態度，疎懶的習慣，儍而平凡的樣子。她簡直沒有一點兒社交。她底家是在破爛得怕人的奇境中，一個平凡的法國小村子裡，而她是這樣的一個女人，沒有了興奮，總是沉悶的。文章的急轉上昇是由於偶然地拜訪一家鄰近的府宅，一對夫婦被請去參觀選舉。宴會，跳舞，貴重的陳設，子爵，公爵，香檳酒，這些太使愛瑪感動了。她底純粹被動的沉悶，一變而為自動的憤怒，因為她沒有那些高貴的太太們所有的東西；偶而拾起了一個來客落下的繡花雪茄煙盒子，她留起它來，當作一個神品，一個她所不能臨近的華艷與興奮底神聖的紀念物。

最後她病得很重了，而總用他那種魔法子敬愛着她的波伐利，只好答應了離開托司特(Tostes)，這是他們曾經住過，而他底生意還做得不錯的地方，到依勇維爾(Yonville)去，在另一個區裏，一個更大的地方，離羅昂(Rouen)不遠。在這裏，波伐利太太道德的疾病不久走到了危機。一個鄰近的小地主，簡直是個粗野的敗類——她把他當作了一

個模範的騎士——立刻看見梨已經成熟，在他剛剛一碰，梨就掉了。好久，愛瑪總要讓她自己相信她是快樂的，在最狂妄的怪僻中放肆着，想建起她底癡想。她漸漸地失掉了迷魔，最後，她想法把她自己衝到肉慾的興奮裡，她提議私奔。但是羅多爾夫（Rodolphe），那個情人，一點兒也沒有要背這樣一個負擔的意思。

感情的激變當然是猛烈的，而通常的宗教上的反動發生了。但是這個鄉間牧師，在她未犯過以前，她曾想過法子向他解釋她底精神狀態，這時不願意也不能夠像一個舊式的英國神父似的來作她的精神的治療者，並且拚了命也無法來尋出她底迷途。『假若她不復蘇的話，』他曾經問過她，在她第一次密談的時候，『為什麼她不請她丈夫替她開藥方呢？』所以愛瑪不久又回到她初時的工作。一個律師底書記，她在羅多爾夫時期之前，曾向他有過柏拉圖式愛情的挑撥，這時又出現了，于是第二次的私通又進行起來，同第一次一樣地輕率，差不多更無恥地續繼着。所有這些時候，她已經是同樣揮霍而不貞。一個村中的狡猾商人已經把她完全握在手中。她已經從她那愚蠢的丈夫那裡得到了代理人的權限，支票一張又一張地簽下去，結果總數對於她

是太大了。忽然間要求付款了。他找她底舊愛人想法子，沒有結果，找她底新愛人，她那挪用公款的提議把他嚇走了，並且在她所認識的依勇維爾的人們中，她也同樣地沒有成功，雖然她低聲下氣用了卑微的方法來央求。最後，在失望中她服了砒霜，在怕人的苦痛中氣絕了。她底丈夫完全破產了，但是這在他底眼中比起喪失了她還不算什麼。他疎忽了他底行醫，落在窮困裏，只是在他完全頽坍了的時候，偶然發現了她底欺騙。這是最後的打擊，他死於憂痛，于是這對不幸的夫婦底唯一的女兒變成了一個工人。

我從來沒有一次讀『波伐利太太』的時候，不想起另外一篇法國小說中的傑作，我相信這種比較，對於別人，也同樣地遇到。『波伐利太太』和『曼儂·雷司戈』 (Manon Lescault) 都是女人的故事，她們底行爲是沒有一條即使是鬆懈的道德原則可以寬恕的。兩人都是被她們對於物質奢華的愛好引到破產，兩人都不僅是沒有道德，並且是殘忍地不忠於那對於她們在各方面都是完全真誠而忠實的男人。兩人都死得很慘，在哪一個情況之下都不是沒有悔恨。為什麼愛瑪·波伐利使我們生厭而曼儂·雷司戈不可抵抗地吸引我們呢？我想這回答可以在

前者卑下的性格和曼儂比較的時候可以找出來了。戴司格利歐 (Desgrieux) 底情人愛財富，愛輝煌，愛種種感官的滿足，只是爲它們本身，帶着一種藝術的情熱。它們對於她是首要的，其他一切都次於這種熱情的崇愛。在另一方面，波伐利太太找情人，揮霍她丈夫底錢，騙他欺他，因爲這在她看來是應當做的事情。她底伯爵夫人，公爵夫人都有情人和華艷的衣服，所以她也一定要有華艷的衣服和情人。在她犯過之後，他第一個回想差不多是可笑的，『我有一個情人了！』她有一種狗樹子樣的堅信，就是一個美貌的女人一定要有個情人和一切美麗的東西在她四周，還有一種堅信，這同樣更無害地使英國的姊妹們悲傷，假若她們沒有一間客廳，陳設着臥榻，靠椅，火爐架上的鏡子，和書桌上燙金的書籍。她底過度來自種種不同的婦女的勢利性，並不爲任何誠實的熱情和慾望所鼓舞。

對於這書的通常的責備是寫得太可怕，並且沒有良善和好幽默的反照來解除那副畫底陰暗色彩。我自己相信著者覺到這個了，並且他想到用依勇維爾的藥劑師何麥先生 (M. Homais) 來作這樣的一個反照，有人說何麥並不想好意地來描寫的，但是我想這是個錯誤。何麥實在有點兒說大話的沾染，

這種毛病是半受教育而天生伶俐的人們所常有的，當命運把他們放在絲毫未受教育而最愚蠢的人中之後。但是他是個不自覺的騙子，並不是一個世上的壞人，此外還非常地有趣。許多的諧趣，實在，出自佛洛貝淡泊的沉鬱態度，這種態度，甚至於在他導領他底木偶跳舞時，也是如此。這種淡泊，我已經說過了，是所有他底作品底大面目，尤其是這一本。沙勒·波伐利青年時代底愚蠢的平凡，他初次結婚生活底卑鄙的沉悶，再婚生活底較溫和的沉悶，在依勇維爾的鄉間集會和農業展覽會底幽默，與粗俗的遊閑地主和伶俐的律師底書記底兩次奸戀，愛瑪經濟糾纏底步驟，波伐利想治蹩腳的拙笨手術，女主人翁臨終時的恐怖，她丈夫死時較靜的悲慘，所有這些都用一張照片底物質的正確和一副偉大的圖畫底藝術的正確來敘述的。我可以引一段文章來當作這種風格底樣本，這裏描寫着愛瑪初次自覺她嫁波伐利的錯誤：——

她開始瞭望四周，看看自從她上次來過之後有沒有什麼變更。指頂花和牆花都在原地方，蘚叢仍然圍繞着大石頭，蘚苔的斑點仍然一直長到窗上，關閉的百葉窗在

銹了的銸鏈上慢慢地朽落了。她底思想，最初沒有一定的目標，飛跑到這裏，飛跑到那裡，好像她底小臘狗，它在田野中跑圈子，對蝴蝶兒狂叫，追土撥鼠，或者咬麥田邊的野菊花。慢慢地她底思想穩定起來，當她坐在草地上，用遮陽傘底尖兒戳土的時候，她反覆地說，『我為什麼要嫁他呢？』她問她自己，假若有了別的機會，是不是會嫁一個別的丈夫呢，于是她極力幻想這些沒有發生的事情，這不存在的生活，這不認識的丈夫，究竟是什麼模樣，所有的人一定不像沙勒。他一定很美麗，很機警，紳士樣的，引人的，和她底老同學們底丈夫一樣，她們所嫁的不消說就是這樣的人了。她們現在正做些什麼呢？在巴黎，在街道的喧囂中，劇院的興奮中，舞場的輝煌中，她們過着舒心愜意的生活，但是她呢，她底生活是冷得像朝北的樓頂，厭倦像蜘蛛似的在她心房底暗陰裏織遍了密網。她想到修道院裏發獎的那些日子，那時她不得不走上高台去領她底花冠，長頭髮，白衣服，小皮鞋，她一

定美麗得很了，因為紳士們當她走回坐位的時候，都俯身來向她道賀。院子裏充滿了馬車，車門口人們都向她告別，音樂師臂下挾着提琴走過時向她行禮。所有這些多麼遙遠呵！

像這類的文章我們可以無限地增加，但是再選一段一定足够了。在我自己看來，我不知道在那裏可以找到比下面的一對圖畫更偉大的富於譏諷反照的傑作了。妻子，在她對羅多爾夫的熱情狂熾的時代，不僅原恢了，並且增加了她所有精神和美貌；她已經夢想到私奔，夢想到那小說中，美麗的書中所有儲的景像和快樂。丈夫也夢想——想到幸福的將來，當他底女兒也會有她母親底矯美的時候——

當在深夜他看完病回來，他不敢驚醒她。燈光的影子投了一個圓形的閃動在天花板上，而小搖籃上緊閉的簾幕，看去像一個白色的帳蓬，在陰暗裏，靠近床邊。沙勒望着兩人，聽着孩子底輕微的呼吸。她不久就會長大了；季節底每個更換都會

給她一種變化。在幻想裏，他看見了她晚間從學校裏回來，笑着，袖子上染着墨水，書包掛在臂上，她還得進寄宿學校，那可要費錢了。他們該怎麼辦呢？於是他開始計劃起來。他可以在鄰近買一小塊田地，自己來經營，每當去看病人的時候，路過還可以來看看。他可以存下所得的錢，放在儲蓄銀行裏。於是無論如何他總可以把這錢來投資。再說他底生意還會好起來。他打定主意，貝爾答（Bertha）應該好好地教養，她應該很聰明，她應該會彈鋼琴。她會長得多麼美呀，在十五六歲，當她夏天戴着像她母親那樣的草帽，別人也許會當作一對姊妹呢！他想像她在夜晚工作，在他們身邊，在燈光底下，繡着拖鞋，整理家務，把屋裡充滿了柔美和愉悅。於是他們可以細心來替她好好地安排，他們可以尋找個好身世的誠實人，他們可以使她永遠地快樂。

波伐利太太底夢想可有點不同了：——

在四匹奔馬之後，她旅行了一星期，到一個新的國家，不再回來了。從山崖上，他們可以看見一個輝煌的城，有圓屋頂，有船，有橋，有橘林，有白大理石的教堂，有鸕鳥底巢在教堂細削的尖頭上。鐘聲響着，驃子叫着，琵琶彈着，池水噴着，水花飄散着，浸涼了一堆一堆的果子，這些果子在微笑的雕像下堆成了金字塔的樣子。于是有一天他們走到一個漁村裏，褐色的網，曬在岸上，靠近茅屋。那裏他們可以住下過活，在一所低的平頂小屋裏，一棵棕櫚遮着，在那海灣底裏的海邊上。他們可以乘龍船（註）遊玩，在吊牀裡搖蕩；他們的生活該像絲衣似的柔軟而舒適，像他們所望着的星夜那樣的熱情而燦爛。

這些渴望之間的反照，比起實際上來日的反照，只是少驚人些，實際上的來日把這兩個愚蠢的（註）龍船——Gondola，是意大利的一種小船，兩端上翹，形似中國的龍船，——譯者。

人都引到塵埃瀰漫的死路上去了。代波伐利所預想的家庭幸福而來的是恥辱，破產，和不幸；代愛瑪所期望的那種幻影和劇景似的喜悅而來的是卑賤的淫蕩，侮罵，控告，怯懦的拋棄，怕人的苦痛。在圖畫的結構中沒有一點錯誤：每一行都有所陳述，刪去一行就會感到缺憾。或者，在臨終時，假若不是在恐怖中的話，在可憎中，有點不必須的過分。拉馬丁 (Lamartine)，他是個多情易感的人，據說曾經反對過這臨終時的敘述，因為在他看來，愛瑪底罪惡雖重，她底懲罰更重了。我並不贊同這個，而且我並非不滿或懷疑這有力的慰藉，這種慰藉是那些細微的情節所給我們的，當我們想起這位犧牲者所特有的那種淫佚的情趣，和那種不愉快的性格引起的恐怖時候。但是——已經把勸世的理論說到這程度——我不能確實相信佛洛貝先生，在這部分，並未可譴責地受了想講道德的影響；假若這真是這樣的話，這誠然是一個可惋惜的例子，一個藝術底忠僕而淪於教訓的邪說。 (未完)

G. Sainsbury著 岳嵐譯

天空呀是，在屋頂的上面……

天空呀是，在屋頂的上面，
這樣的青藍，這樣的平靜！
一株樹，在屋頂的上面
搖擺着它的葉片。

鐘呵，人看見在空中，
輕柔地玎玲。
人看見在樹上
一隻鳥雀歌唱牠的幽怨。

主，主呵，生命就是在那兒啊！
單純而且平安。
那個平和的音調
是自城市來到。

——你作什麼啊？你看你呀，
不停地在哭泣。

說罷，你作什麼啊？你看你呀，
你的少年時候？

Paul Verlaine 著 伊甸譯

埋葬

這樣的一個人的一生過去了，
他帶着一羣嗚嗚咽咽的聲音，
這是輓歌？哭泣？
這樣的一個人就永久埋沒在地裡，
過着那潰爛陰暗的日子………

聽——

沒有聽見麼？你，
爲何不憐惜
一個鍾情於你的人呢？
他也將爲你而過
那地下的生活，
他的精神
慢慢的消失了；
他的思索
漸漸的萎縮；
但是他的熱情
却徒然的增加——

姑娘，來可憐着他吧！
在他還沒有被土埋葬的時刻。

一九三二年三月七日抄 靜柯

在海上

在孤舟的甲板上，
望着無涯的海洋；
明潔的月影在水面浮盪，
浪花不停的拍着發響；
遠處孤寂的燈塔，
發出一點暗淡的光；
這樣的夏夜呵！
是多麼淒涼。
這時，我顫抖的歌唱，
歌唱着胸中的苦悶和願望。

隱，二十一年一月廿日。

無意的邂逅

四月十一日的中午，我同了Y到河沿去釣魚，這時候據一般人說，還未到釣魚的時候，好在我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只是想去消磨時光而已。

我們走到水窖的地方，我們安置了魚鉤，放到水中，暫時的作了退居的隱士。

老經驗的話到底可靠，魚浮一動不動的直在水上，我們不去管這些，只交談着。

忽然的，一個歌聲——或者不能稱之爲歌聲，因爲是一個下流的小調——借了風的力量，傳到我的耳朵中，是一個衣服襤襤的小孩走過來，在我同Y的中間相隔有一丈遠的樹根下坐下了，他把哼哼着的小調放低了，我們誰也不會注意到他，只知道是一個普通的所謂「野孩子」。

但是，因了他的淘氣，却使得我們三人談起話來了。

當我們正在注意到水面上的時候，一個很大的波痕忽然起來了，我看見那個小孩用樹枝在水裏搗動，我便用了較橫的口氣說：「幹嗎？」

「弄水作什麼！」Y也補了一句。

小孩立刻用了奇怪的眼光看着我們，因為他的一個無意識的舉動，竟會招怒了我們。

「回頭告訴巡警去，」Y說，「還把你扔到這河裡去。」

「我不怕！」這小孩說，顯然的無一些懼怕的神氣，然而這却反使我們覺得有趣。

「我認識許多巡警……」小孩仰首對Y說，因為Y是立着，我坐在河堤上。

「我認識一個，你認識的一個打得過我認識的那一個麼？」

他不會言語，他一定覺得這句話有些虛假。

「你住在那兒？」我想起了他的住址，我感到我在什麼地方曾經見過他。

「北驥市口，」他答道。

「你爸爸呢？」

「拉車。」

「到那兒拉去了？」Y笑着問他。

「那我哪知道到哪兒拉去了！」這是一句正確而可笑的話。

「你叫什麼名字？」我問他。

「栓子。」

「酸棗？」Y有意的問，其實我們都聽出來了。

「不是酸棗，栓——子！」他用了慢而沉重的聲音說。

「哦，栓子！」我們笑了。

「你大了作什麼？」Y問他

「拉車？」我加了一句。

「不拉車，拉不動，拉空車行……」他說。

「作買賣？」

「不，我尙鞋，」他說，他不思索的說的。

「拜師傅了？」

「沒師傅。」

「你怎麼會尙呢？」

「我會麼！」這是一個普通強硬的小孩的口氣，頗令我驚奇。

「那你學過麼？」其實他還沒有大。

「沒學過，」他說，一點也不在意的，注意在河沿的對面，有一個賣燒餅的小孩在吆喚。

「賣燒餅的，過來！」栓子說。

賣燒餅的小孩竟破口罵起山來，栓子却笑着。

「他幹嗎罵你？」Y問他。

「認得他，街坊！」他一邊說一邊拿出一個窩

窩頭吃着，我們都看着他，十分感到興趣。

「瞧那火車！」突然地栓子指着對岸運煤的火車說，「冒白烟哩！」

「火車怎麼走？」Y問他，我想他一定回答不出，

「用電拉着走，」立刻他說了出來。

「電車快，火車快？」因為電所以提到電車。

「那我不知道，」他遲遲的說，這或者在他想過之後才說的。

「你坐過電車麼？」我問他。

「坐過。」

「花錢麼？」

「好！不花錢不叫坐。」他笑了，在他心裡必定覺得我們兩人真是呆笨。

「多少錢？」

「順着河沿走，進阜成門，到四牌樓，雇電車到公用庫，十四枚！」他說，同時用手指着。

這時不由的我同Y相對笑了一笑，我們笑他有這樣的聰明。

「票錢交給誰？」

「交給開車的。」

「全交給他麼？」

「………」停了一忽兒「交給查票的。」

「那賣票的呢？」

「對了，是交給賣票的。」他迅速的說。

話頭到這裡中斷了。

.....

「你整天沒事？」

「看家，」他在握着掛在衣扣上的小鑰匙。

「丟啦！」Y有意的吓他。

「丟不了。」他放心似的，不去看他。

「栓子，你姓什麼？」我突然問他。

「姓福。」

呵……我想起來了，從前有過一個叫福壽的洋車夫，他娶過妻子之後便不在我們家了，後來聽說生了一個男孩，我也會見過幾次，相貌隱隱的還微記得，適才見了他——栓子，使我想起來是否是這個男孩，現在我知道無疑的是那福壽的兒子了。

「你爸爸叫福壽吧？」我說。

「對啦，」他並不露出驚異的神氣。

「住在公用庫路南的一個車門裡？」

「對啦！我爸爸從前在八道灣周宅拉過車，那時還沒我哪！」他說，我想一定是他媽告訴他的。

「怎麼搬到這裏來了？」Y 插進來一句。

「跟我爸爸一塊來的。」

「北驥市口門牌幾號？」

「我不知道。」他說，這是一句真實的話。

我們談得忘了時間，拿出錶一看，已經十二點多了，我們還未吃飯，預備到蝦米居去吃。

「你吃飯了麼？」

「剛吃過。」

「吃的是什麼？」

「雜合菜。」

「誰給你作的？」

「買的。」

「有的賣？」

「有，門裡兒有，一大子一碗。」栓子說。

「我們也吃去，你去不去？」Y 說。

「不吃——吃過了。」

「吃雜合菜去呵！」

「那不好吃，什麼都有，有飯……」栓子說。

「那才好哪！」Y 說；這時忽然栓子向我們看着，似乎帶點偵察的樣子。

「你們齋教？」他問我們。這是他第一句問話。

「我不齋教，」我說。

「我齋教，」Y說。

「那可不行，雜合菜裏有豬肉！」他這話時向Y說的，照他的意思看，Y有違叛教規的行爲了。

「不要緊，我常吃豬肉。」Y又說。

「好！……」他笑了，他覺得這是大不應該。

以後，我們的話又斷了，實在是一齊去吃飯的同學都來了，於是我們要走了。

「等我們呵！」

「不等，回去了。」

我們走了相反的方向，他是到別處玩去了。

後記：這件故事是我同了易洋君在四月十一日遇到的，我覺得值得記載下來，於是寫成了這篇「無意的邂逅」作為將來爲「栓子」的紀念。

一九三零年作。 伯上。

陳伯母的死

去年的夏天我們主張到平西的頤和園內去避暑，但是因為園內沒有空房這個主張做了罷論；還好，我們有位親戚預先定了房子搬進去，我聽了這個消息真的很高興；我想是時常能够去找他們玩玩的，這樣也可以使我沒有達到的目的小小的得着解救。

住在頤和園裏的我們的親戚一陳先生，同時又是我父親的好朋友，這是時常由我父親的談話裏所知道的。除了陳先生以外還有他的夫人；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也一齊住着，我因為和他的兒女們年齡相差不多的關係是很能够在一齊玩的。

每次我到她們那裏去玩總是很高興的回來，因為他們都待我十分好；這裏我要特別的講講：陳先生的夫人，我是照俗例稱她做「伯母」的；她的身體很不好，總是患着肚痛病；可是她總帶着微笑，使我懷疑她是假笑，她無論作什麼事都是慢慢的很有條理的把牠做完。我真喜歡我們的「伯母」尤其是她會做得那樣好的杏仁豆腐，當我們（她的兒女和我

) 游泳完了，渴得不可開交時總是她給我們那樣好的東西。真是使我深深的記得。她平常不愛說話，對任何人都表示着一種特別恭順的態度，尤其是對她的丈夫，但是我知道她的丈夫却不是那樣對她啊。她和我的母親很要好所以時常找我母親談話，除了我母親之外我不常看見她和別的婦人們談話的。

九月中旬，天氣漸漸的退熱了，我們的這位親戚也由頤和園裏搬出來了，所以我的「玩」也告一段落，同時學院裏開學了，我只是忙着上課，而我未嘗不想繼續的玩着，但是「上課」好像「軍令」一樣怎能避免呢，好，只好對他們暫時的隔絕了。

我只記得那天夜裏是星期二吧，忽然有人打電話告訴我的父親說陳太太在協和醫院動手術被割死了，請趕快到她家裡去………。父親聽了這個消息急壞了，立刻動身去她家，而我借着去安慰他們和陪伴父親做條件一齊和父親去了。一進門；看見她的兒子在院子裡一邊走一邊哭，走到房子裏看見她的女兒躺在床上哭，據女僕說她已經哭昏過幾次，旁邊圍了一大圈朋友和親戚但是都不說話，一個女僕手裡拿了一瓶「亞目尼亞」不住的在她小姐的鼻邊晃着、哭聲由高而低由低而高，似乎有一種特別

的音律，我的父親望着帶哭聲的兒女，我呢；更是一句話都說不出來，站在旁邊只是很明白知道他們母親死去了，但是怎麼辦呢？旁邊一位年齡較長的親戚坐在椅子上，他的眼睛近視得突出很大，他只是重複的抖顫着說：啊！算了，這也是天注定的，你們不要哭了，哭是會使你們爸爸難過呀！唉…………。間隔相當的時候他一定照樣的說一遍，他的神氣很滑稽不斷的要使我發笑，但是我節制了。她們還在那邊哭着呢。

半小時以後陳先生由醫院回來了，手裏抱着較小的那個女兒，身邊跟了幾個朋友，一進門來他的哭聲立刻放大，放下了他的小女兒，拉着我的父親大聲的哭嚎着『是我把她害……死的呀！』跺着腳又嚷着說『我不活了！……，我不活啦！……』我的父親眼睛裏溝含了眼淚，緊緊的拉着他大聲的說『二哥呀！不要這樣傷心，你自己要保重……』。陳先生一面哭一面跺腳終于他累了，坐在沙發上，我的父親坐在他的旁邊，他不哭了，並且喝了一杯開水，他開始對我父親帶着哽噎的說『唉，這次完全是我害死她的呀』抽了一口大氣又接着說『我沒有看明白她的身體我就簽字讓醫生動這樣大的手術呀！她，她，真是我把她殺死……』又哭了

起來；我看了這種情形真難過，同時對於陳先生發生一種恨惡的心，因為我知道他的妻是極端聽順他，甚至于叫她去割治也不加自省的完全受丈夫支配着。

親戚，朋友，越來越多，屋子裡擠得很熱鬧，但都帶了驚訝的面孔；親友們你一句我一句的勸解似乎很有用，陳先生和他的兒女都停止了哭聲。最後我的父親和陳先生的幾個要好的朋友相商着陳夫人的後事是該怎麼辦理，他們商議得很詳細，我只看見一張單子上寫滿了些「壽衣，棺木，接三，出殯……」時間不容我慢慢的迫近了深夜，我只好回家，而我的父親就留在他們家了。

夜很靜，沒有月光，坐在車上向着回家的道路上走着，心裡只是想着真奇怪，陳伯母却是死去了，會是假事嗎？腦子裡立刻湧出了一些夏季在頤和園裡的光景，清晰的重複出現在我的記憶中……。到家後只有母親還沒有睡，見了我回來立刻問我，我只簡單的說一句『協和的醫生割壞了』。母親很難過，並且說明天一早一同再去她家裏看看。

早上陽光很溫和，七點多鐘，我的母親還有妹妹和我一同到陳先生家去，將一進門就聽見她兒子女兒們的哭聲，見了我的母親他們更哭得兇，我的母親也哭了，但是還能慢慢的安慰他們，我們不久

就回家了，因為他們家裏的親友很多好像可以輪流安慰着似的。當天下午三點鐘在協和入殮，這樣的事是我有生以來沒有看見過的，我一定要去看看，妹妹不敢去，同去的只有母親，坐着洋車到協和去，我的全身抖顫，我不是怕，也並不是冷，就好像經過了一件極高興的事似的使我發抖。協和醫院的組織真嚴密，我和母親走到問事處，那裡坐着一位很精明似的辦事員正和一位外國太太很殷勤的談着話，我不敢立刻打斷他們的談話，因為我比較懂得點外國規矩，好容易告了一段落，我走上前去，輕輕的問那辦事員『請問你們這裡有一位陳太太入殮在那一間屋子裡』『啊！你等會。』他很隨便的答應了我一聲，順手按了一下電鈴；很快的由右邊跑出來一位穿白衣的聽差，走到我們的面前，那位辦事員對他很響亮的說『你帶這個先生到樓下一百二十三號冰屋子旁邊。』那聽差很短促的說一聲『是』。我和母親跟着他上樓，下樓拐彎，到了冰屋子旁邊，聽差告訴我們說到了。我在外面聽着哭聲，陳先生和他的兒女又是在哭着呢。胆大的推門進去，屋子裡人很多，我的父親也在裡面，見了我和母親來了走來和我們站在一起，但是沒有說過一句話。

這間特別爲着入殮的房子的光線很好，不十分

強烈的陽光射進來；我的陳「伯母」今天不像往常那樣的微笑，一動也不動的睡在牀上，半裸着她的胸，嘴沒有閉緊好像還可以看見她的牙，眼睛還半睜着，臉是青灰的顏色，甚至于嘴皮都是灰白的。頭髮散亂的披在一旁，眉毛綹着好像很難過，她的兒女，丈夫，都跪着伏在放尸體的床前用力的哭喊。幾個北京人在那裡裹絲綿，他們的手術很靈敏一刻鐘後我的「伯母」被他們緊緊的滿用絲綿纏住了；老媽子們替她們的主婦穿壽衣，這也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的事，衣服穿得很多，一件又一件，都是些肥胖的緞衣，頭上戴了一頂錦繡的帽子……，幾個人輕輕的把她放在棺材裏，然後一個僕人拿了一把剪子把裹在臉上的絲綿剪去，現出以前那副灰白的面容；屋裏的人除了我以外都哭了，女太太們尤其哭得猛，我只是不轉眼的看着剪去了那塊絲綿的臉。僕人們用了些燈草包塞好了棺材中的空隙，並且蓋上了許多棉被，最後用了一張黃單子整個的由頭蓋到腳，我細細看看；上面畫着一尊佛像，寫着「西方引路」四個字。她的女兒哭得真兇，把黃單子揭開，對着她母親臉用力的哭着叫「媽」。但是誰能答應呢，只有屋內的回音伴着她的哭聲。幾顆大的木楔是把棺蓋釘死了。還有一顆很

大的銅釘，說是要她親身兒子來釘的，她的兒子舉起了斧頭釘着。旁邊一個僕人說『孝子釘數釘，再喊親娘一聲！』他開嘴叫了一聲『媽啊！』我相信這是他以為母親最後能聽見叫「媽」的聲音吧！幾個橫夫抬起了棺材，依照他們的辦法停靈到法源寺去。

一大半的客人都坐了汽車先到法源寺去等着，伴着靈柩走的只有我和「陳少爺」起先我們走路，因覺路途太遠坐了洋車緊緊的跟着靈柩走，陳少爺真傷心，坐在洋車上還是不住的哭着，我雖然在他的身邊而我也尋不出相當的話來勸慰他，我只是說『陳哥哥你不要太傷心，你以後的責任比誰都大，你自己要能節制着現時的悲痛，……』他好像似乎聽見了似的用鼻子答應了一聲。

我們只是在近黃昏的道路上前進着；靈柩的上下擅動聲和橫夫們的脚步很諧和；橫夫們有時互相談話並且還要玩笑一下，我真覺得奇怪，他們竟不會知道肩上是抬着人間最不應該死去的「母親」嗎？……行行重行行，由黃昏而夜晚；三小時才到了法源寺，聽引靈柩的人說是進了寺的後門而我是一點都不接頭，因為我從來沒有到過這裡。法源寺真不小，出門進門，在漆黑的夜裏被幾個紙燈籠的火光引導着，終於抬進了為着停靈的那間房子裏；一

些客人都站在院子裏。不多時寺內的僕人搬來一張桌子放在靈柩的前面，繼續拿來了一對點燃了的白臘燭和幾盤菜，對稱的放在棹上，客人們都進到這屋裏來，無形中對靈柩圍成了一個半圓形，死者丈夫，我們的「陳先生」站在當中，而我是站在離靈柩最近的左端，燭光照到帶了淚的人們的眼睛上，發出了微弱的光亮，大家沉默了一會，陳先生開始說『今天真是謝謝諸位，唉！我真夢想不到我的妻會來到這裏……我的兄弟們呀！』他跪在地下大哭起來，所有的客人們也同樣的跪在地下哭了，他的兒女聽見父親哭了，他們也一樣的嚷着『媽呀，我真想不到你會來到這裏喲……』大家哭得正兇的時候，走進來一隊和尚，一個和尚在頭，後面的分兩排一邊四個，他們的手裏都拿了一樣樂器（小鑼，小鈴，小鼓……。）頭一個和尚好像拿了一個放大的煙斗似的東西，插了一柱香，一進屋來先對着靈柩作了三個揖，慢慢的開始哼出來一種特別的調子；人們都知道這是念經。和尚們一面哼一面敲手裡的樂器，音浪很諧和並且好像很輕飄的浮在空中。真使人覺得奇怪，十分鐘後哭了的那些人們不哭了，靜靜的站在一旁，好像很知道「陳夫人」隨着和尚的哼聲到西方做神仙了似的；真的，太奇怪

了，為什麼人們會不哭了呢？半個鐘頭以後和尚們
唸完了，我也跟着他們出來；大半的客人都回去了，最後是我和父親才走，我的父親告訴我；因為
替陳先生管理些事務並且明天『接三』事情更繁，
所以今天和住持說妥了一些事，我和父親緩緩的
走出了法源寺，直接僱了洋車回家，在車上幾種說
不出的心情迫着我，我哭了，父親覺得奇怪，並且
叫我不要哭，我只是說『他們從此再也沒有母親了』，我不能節制的眼淚一滴一滴的湧出來……。

我太受刺激了，一醒來便會想到昨天的一些情形，好像影戲一般的映在我的腦中。我只是想着；唉！真不幸，做了母親的人死去了。今天的太陽光
又是這樣好；下午同母親，妹妹，又到法源寺去，
今天所謂的是「接三」我真不懂；下午三點多鐘的
時候客人來得真多，到陳夫人的靈前祭奠以後；都在石階上站着，並且大眾談着話；好像有別等待似的。果然，將近黃昏的時候僕人分送了每人一束香，
都點燃了，發出了很濃的煙；大家喊着『送庫，送
庫！』不多時昨天在靈前唸的那一隊和尚又來了，
一邊走一邊敲着他們的樂器，客人都隨在他們後面
一步一步的走着；我這時一點難過都沒有，並且感
到興趣，這樣多的人每人都拿着一束燃了的香，我

真覺得是在作遊戲……。走到了一條大街的旁邊，那裏放着些紙糊的馬車和樓房，還有幾隻箱子，顏色染得很好看。我們的陳先生和他的兒女們對着那紙糊的車馬，樓房，箱子，叩完頭以後，一些僕人去把那紙糊的東西燃着，客人們的香也拋到火裏去，起了很大的火焰，火真美麗……。馬車，樓房，將燒盡了的時候，那一隊和尚又引了我們回去。回到了寺裡時很合適的已經擺好了晚飯，我因為很餓急須要吃飯呢；菜都是素的，我吃着倒感覺得一種新奇的滋味，但是沒有肉我總不愛吃。

晚上八點多鐘我和父親，母親，妹妹，一齊回家，我對母親說：『今天法源寺裏的空氣真是大不相同，要是再和昨天一樣我也許會得神經病呢！』父親告訴我陳夫人的喪事只剩下埋葬一件事了……

幾天以後我來到學院，我覺得快活了，離死人好像遠了許多，但是每當深夜醒來的時候總是很清楚的浮出來全身被絲綿裹滿的陳「伯母」的影子躺在我的面前……。

時間流過去，記憶都要模糊了，但是陳「伯母」要移靈到西山埋葬的信息又把我提醒；那樣陰沉的早晨，起來便會想到今天有送殯的責任啊！僵了車

到西便門去等候；幾片雪花慢慢的漂了下來，到了西便門就看見陳家的幾個僕人和兩輛長途汽車在那裡等着；僕人看見我來了請我到汽車裏去等候，但是我不願意，只是在河邊站着。

雪花下得比較大了，鋪滿了遍地，城外枯乾的小河被雪花蓋滿了倒顯着較平常好看得多。一個鐘頭以後靈柩到了，我的父親母親也來了；送殯的人不少，都帶了一朵白紙花，身上受了雪花的點綴，現出來顏色調和的美，尤其是紅緞的靈罩蓋滿了雪花，到了西便門後槓夫們把靈罩取了下來，據說是爲着走長路方便起見才這樣辦；靈罩取下後只剩下了裸裸的一口棺材，上面只蓋了一張油紙。送殯的客人們多半都上了汽車預備到西山去，而我因爲還要回學院去上課只好在西便門和靈柩遇一下，也就算盡了我送殯的責任吧！十分鐘後汽車開了；棺材只是被幾個槓夫抬着，後面跟了一輛馬車；裏面坐的陳「少爺」和一位帳房先生。我坐了洋車回學院恰好和靈柩走一條路，但是快到學院的時候，靈柩轉向西邊去了，我下了車望着那靈柩；棕紅的棺材上，厚厚的鋪了一層雪花；槓夫們徐徐的一直向着西邊走去，走過了前面的樹叢，隱約的還能看見綠衣的槓夫在白的雪地裏踐踏着。

幾分鐘後再也看不到什麼景象了，前面所剩的只是密佈了楨夫的足跡，深深的印在雪地上……。慢慢的走進了學院，雪花下得更猛，抖了我身上的雪花，低着頭走進了宿舍。

一九三二年，三月，三日。

能火

薔薇伯母的戀愛故事

薔薇伯母可真忙煞了。看！她在慌亂的翻衣箱，找那件天藍色的大長袍子。放在什麼地方去了呢，累得她這樣搜尋？她還要洗臉，抹粉，塗一點胭脂，換內衣，穿新襪子，並且要換上僕人剛剛替她擦得閃閃發亮的皮鞋呢！真如同一個年紀輕輕的女郎一樣的，她在忙亂着，人家都能看了她這樣子，以爲如她這樣年紀的人，而且平常是那樣樸素的，怎麼會突然變了常態的又恢復到三十年前，少女生活的情形了呢？不期而然的，都會這樣想吧：

「薔薇伯母一定又在戀愛了！」

果然的，她是有點兒改變了。

一小時後，當她裝束，打扮整齊時，你們將不相信她有五十歲了，她那輕盈的步法和身姿，衣服的顏色和她的沒有多老的皮膚都減輕了她的歲數。

她吩咐僕人開車，要出去了。

不久，在車中受了一會兒顛簸後，她的車就停在一條有樹蔭的馬路邊上。她慢慢下了車，立在大開着紅門的叔宅門前了。她身上的香氣因爲風的傳

播使幾個過路的人都回頭看她。

「小姐在家嗎？」她細聲向守門的人問。

「在家，等了您半天了；康太太請進吧！」這樣回答着的守門人一邊就引她經過一點路走入會客廳去了。

薔薇伯母是第二次走入這裝飾十分簡單而又十分美觀的客廳，但是她仍有再觀察一切的心思，所以她又把壁上的書畫，几上的磁瓶，壁內的古瓶古磁，地氈上的沙發椅子和刺繡得很精細入畫的屏風等一樣樣的再細細的賞鑑着。

一會兒僕人又端送給她一碗清茶，她輕輕的喝了一口。門兒開了，進來了一位年紀約在二十左右，細長身材，嬌嬌走動的，美貌的笑容滿面的女郎，她一邊走進來，一邊向她的客人說：

「呵！康伯母，對不起使你等了這半天，因為娘要我作了一點點事。你一定熱極了，我們開了電扇吧！」這少女就把手向身旁的電扇機關伸去。

「不要，乖乖，我不熱；不要稱我作伯母吧，叫我作「老大姊」不是更好嗎！我常要叫你作「小妹妹」或是「乖乖」的。來，我們一齊坐着，搊搊扇子，還有一點時候給我們談天呢！」於是拉了少女的手坐入大長沙發椅中去。

薔薇伯母的柔和的眼光射到少女的身上了。從燙過的變成卷曲可愛的頭髮起，她一樣一樣的賞鑑着，那細膩的面孔，彎彎細細的雖然是人工畫的細眉毛，杏核一樣的雙重眼皮的帶有褐色瞳仁的，總是射發出熱情的眼睛，和西洋女子一樣的好看的比較高的鼻子，那張厚唇的嘴，總在變幻着似的豐滿多曲線的胸部；肥大的下身和穿着的洋紅色外袍；散放出來的少女的香息，到兩隻細細高聳起的兩脚止，薔薇伯母都用心的賞鑑讚美到了。弄得少女都羞得臉上顯出更美的紅暈了。薔薇伯母於是從賞鑑的狀況中恢復過來，慢慢握了少女的手，另外一隻手老在搆動着扇子，使涼風由她這面飛到少女那面。

「小妹妹，你多美麗呵！我愛你極了；給我輕輕吻你一下吧！」薔薇伯母有點動情的說。

少女沒有方法，她怎好拒絕呢！嬌羞的任薔薇伯母如同戀人一樣抱住了她，很熱情的却又很不自然的吻着她。少女被吻着的時候，全身突然如被冰水一樣的澆了一下，她感到這一個親吻比起別一個來過于難受而且肉麻了，但是她都忍受過去。

鐘敲了三下，她們都向鐘那面轉了一下頭。

「乖乖，放了暑假，你得空了，可以時時來我

家玩的！」

「只怕打攬了伯母呢？」

「沒有的話，我一個人呆在家寂寞極了，爹爹——她對自己丈夫的稱呼——白天是老在外面的；我願意你來極了！」

「好！那我就時時拜訪伯母去………呵！伯母，你不是說要我的相片嗎？過幾天我送到府上去好不好！」

「呵！好極了！你真乖，我的寶寶；你又是這樣的美麗！」

「伯母，請吃一點糖果吧，這蜜棗是我親自買來送給伯母吃的！」少女便將幾個蜜棗放在薔薇伯母手中去。

「乖乖，謝謝你了，我看已經三點一刻了，我們走吧！」

「好！我去告娘一聲去，伯母請稍等一下」少女便出去了，這時薔薇伯母打開她的錢包兼輕便的打扮箱的手提包，向那裏面的小鏡子中自映着，並且拿出一個粉撲，把面上的粉質敷得更均勻些。

少女不久又出來了，身上又圍了一條飄洒的綢綃。於是她們齊上了車。

街上雖然熱，太陽雖然強烈的晒着許多人，但

是她們都不知道，因為是在有棚的車裏，而且不稍一刻鐘的工夫，便到了她們的目的地了。這是一個最好的電影院，所以牠的門前已經擁擠着車馬和人們。她們却逕直的上了樓，坐在薔薇伯母常年包定的包廂中；她們剛剛有向左右四近的，樓下的人們一瞥的時候，許多的觀眾也都在向她們倆個觀賞着，而且有的人還在凝視着她們，但是鈴響着，全個劇場黑暗起來了。在淡淡銀幕上的反光中，薔薇伯母向少女看了一看，她們互相換了一個媚笑。於是音樂奏起來，大的廣漠的平原，田野；雄壯的軍隊，美觀的高山，急飛的小汽船等等一樣樣的映在她們的眼中了。少女的手是老被握在薔薇伯母的手中。等休息十分鐘時，薔薇伯母自己出去了一趟，帶回來了一包朱古律糖，一面和她的乖乖吃，一面和她輕輕的談話。她十分快樂，在她的身邊有這麼一個美麗的少女，許多眼光都投向她的包廂，集中的眼光在賞鑑她們。電影不久又繼續着映演了，她們都細心的觀看着。

在車水馬龍的電影院外，在嘈雜的叫聲之中，她們早就上了汽車，薔薇伯母送少女回去家了。

「乖乖，明天見；找我去吧，我們一同去看那個新來的有名片子去，好不好？再見了……呵！」

我不進去了，好，再見！」她坐在車中向車外的少女這樣招呼，少女似乎很感謝的看着她；她的車把她帶走了。

她回到家裏時，她的丈夫正在等她吃夜飯。

「爹爹，等我一等，我換了衣服就出來！」她向坐在書桌上看相片的和藹的丈夫說着。她的丈夫在羨慕的看着她走入內室的後影。

不久，她們在飯廳中的桌邊坐下了。是西式的餐法，各人有各人的菜：爹爹是吃素的，她是吃葷的，素燒白菜，素燙冬菇，燜甘筍，和幾樣冷素都擺在爹爹的面前；她的面前是燒牛肉，烤鴨，炒蝦肉熱騰騰香味濃濃的菜，兩個人慢慢的吃着。

「今天又和我們的乖乖玩去了吧？呵！你真有這福氣！」

「是的，我和她看電影去了！」

「我多羨慕你們！我只能每個星期日陪伴你們一次！」

「自然咯！你是有公事在身自然不會比我更自由了！」

他時時奉獻給薔薇伯母一些蔬菜，至于她，都接受了，並不回贈給他一些。

在這一夫一妻的寂寞的家庭中，夜裏是更加寂

寞了。她們有四個孩子，但是現在都留學外洋去了。女孩子是沒有的，所以更加寂寞：有時他們不甘這寂寞的來侵犯，在夜裡就同赴夜跳舞場去看那熱熱鬧鬧的舞男舞女的洋裝人們的跳舞，或者去聽時時開一次的音樂演奏會的音樂；這城市中的許多人們都是有如此的風氣，她們也趨于洋化了。但是現在，他們心中都似乎有了一點安慰。他們坐下談那個新近從近親中發見的少女，讚美她，而且在薔薇伯母深深的內心中，無意識或潛意識的想着，那少女若能作自己最愛的第三個孩子的妻，那是多麼好呵！

她一個人回到臥室時，那是在和爹爹熱烈的談着讚揚着那個美麗的少女很久以後了，薔薇伯母對那少女懷着多少的希望呵！現在她却因這希望的思念睡不着了；時時在靜夜中一個人嚐味着幻想着那些希望實現的滋味。然而無論如何，她自己本身對那少女也有相當的熱愛的，有時會將她深心中一個作母親的對於自己兒子的也忘去，那些希望便埋沒得不知去向，她却純淨的幾乎落在戀愛中去了。

星期日的下午，她忙着以外，加上爹爹了。看他吧，一個年紀五十多歲的人，還是雄壯壯的，穿土西服，剃去下巴的鬍子，留在上唇上面的一字鬚

也被脩剪得尺一樣直，還把臉也洗淨了的照着鏡子，這時，僕人來報告說叔小姐來了。

她們高興的聲音同時說請到客廳去坐坐，但是薔薇伯母立刻還跟了出去，爹爹忙中還聽見她和那少女的笑聲呢！而且這笑聲還越來越走近他了！還走進了他的裝飾室！呵！兩個香息滿身的女子大笑着看爹爹裝飾呢！

「不要看老頭子的打扮呵！這太丟臉了！」她們更大笑着了：

「哈……哈……哈……」聲音多麼矯美呵！

等爹爹打扮好，她們三人一齊出去了。

仍然是坐在那個包廂中，只是這天多了爹爹。他們身邊有了這麼一個美麗少女，就是人們以為這是他們的女兒，他們也會引以為榮的，又何況薔薇伯母那樣的愛她了呢！隨便人們怎樣去說吧，她怕什麼呢？

電影跟着音樂完後，她們進了一個大飯店，吃着西餐，許多西洋人也垂顧他們了，驚異她們奇異的來臨，而且在低聲讚嘆這少女的美姿，父親和母親的和睦親愛的樣子。

「吃吧，乖乖，今夜是爹爹請我們的！」薔薇伯母在明亮的燈光中向少女說。

「是的，乖乖，我請你吃的。娘却捨不得請呢！」她們都婉爾的笑了。

當她們慢慢談話，吃完餐時，便吃着生果和冰其霖，稍稍在沉默中賞玩着這個大廳的美觀。

一小時後，音樂響着，電燈熄了，換上有彩色的燈光，也點起一些洋蠟，這正是跳舞的開場了。許多西洋女子，已經換上舞衣，在奇異的燈光中和她們的友人或是她們的丈夫相擁着走起舞步了，音樂伴着這個舞步。有好多人也還留在桌邊坐着，賞鑑她們的舞姿。薔薇伯母和少女也坐着，在輕輕談天，而且互相媚笑。原來在不久的賞鑑中，她們的爹爹已經在打盹了，那自然是爹爹睡覺的好時候，這些暗色的燈光，和有節奏的音樂聲都足以催眠他的。

當他被叫醒，她們由光麗奇美的舞場中走出時，已經是夜半時分了，他們才送少女回家去，快活的過了這樣一個快樂的星期日。

那薔薇伯母愛戀的少女，在這暑期中來找她找得十分勤，因為她也沒有什麼事在家中好做，而且她的戀人也回北方去了。所以樂得和愛她如自己的孩子一樣，甚至如同第二戀人一樣的薔薇伯母過這長悶夏天。她在這兒可以得到所有她該得到的讚

美，而且自己也沉溺在這些讚美中甚至陶醉了。她把相片一張又一張的送給薔薇伯母，她就每次得到不同的對她的讚美詞；那些相片便分放在薔薇伯母的房中和爹爹的房中。爹爹常常得到太少了，她把少女的贈物幾乎一個人都留下，譬如有一次，少女送了一包南花生米給他們倆，爹爹却只得到十幾粒，他於是伸怨了：

「這就是我的所得嗎？娘！」

「是的，乖乖說是給我的呢！你本該沒有份兒的。」

「呵！我就這樣沒有福氣嗎！真是可憐的老頭子！」她們倆個，薔薇伯母和少女都微笑了，前者又把三四粒花生米給爹爹了。說老實話，在爹爹這樣的年齡他是够幽默的了。

薔薇伯母就這樣子過着日子；少女也很快樂，她們兩方面都得到相當的虛榮的滿足了。

但是暑假漸縮少，快要到開學的時候，少女的來訪也跟着疎起來；起初是天天來的，現在是隔三五天來一次，後來便是半月來一次了，而且少女來了後，只是爲了敷衍薔薇伯母的心，不久便推說有事告辭了。因此，薔薇伯母便重感到寂寞了；甚至感到一種說不出來的苦痛，正如一個男子被他的戀

人棄去時的那種心情一樣的苦痛。她很煩悶的在家中坐着，孩子們的來信算是稍稍安慰了她。有時她默坐不語，爹爹便問她爲了什麼。她不好意思說爲了那個少女的變心，只說犯神經病了。她是沒有什麼壞脾氣的，一不好過，便沉默了。

原來那少女的戀人已經從北方回來了。帶來了好些東西和有趣的聽聞給她。她自然更願意和自己真正的戀人在一起了。老早便把熱愛她的薔薇伯母忘却，在她忘却一個這樣的老婦人並沒有什麼感觸的，而在薔薇伯母，就感到大大的寂寞了。

薔薇怕母也疑心到這一層了，但是她到以後才更明白。

有一天，夜裏，不甘寂寞，她一個人又看電影去了，坐在包廂中回味着那些和少女同來時的快樂。

突然那個少女在旁邊的廂中招呼她了。她十分喜歡的叫她來同作，但是少女說是和旁人同來的不來同坐了。他便向旁邊的廂中望去，呵！她多麼不愉快！當她看見有一個那樣年輕，漂亮的穿西服的美少年坐在少女身旁時。她心中不知怎麼會那樣的紊亂，甚至電影中的事蹟她也看不明白了。再看看那個少女，却和她的戀人輕輕談着話，什麼也不顧。

的！她簡直有些忍受不住了！不過在她外表上還保留着一個和藹的神色。

過了幾天，薔薇伯母悶得頭昏，而且得了病。
爹爹十分注意的看護她。

那個少女得知消息也來了，如同從前一樣活潑美麗可愛，並且帶來了她的戀人，介紹給她們。當薔薇伯母見到這一對可愛的人兒時，是又羨慕又妬嫉的，她心中十分難過了，却還聽到少女這樣的對她說：

「伯母！我不知道你不舒服，真對不起，我沒有立刻來看你，我希望你明天就好！」這樣親熱用情的說着，使得薔薇伯母心中更加難過，有些熱淚在眼邊了。不久，少女和她的戀人便別了她，無疑的，他們快樂去了，早忘掉了薔薇伯母。

爹爹算是看透了她的心事，在靜夜的沉默中他陪伴着她：

「怎麼乖乖不常來了呢？」他問。

「…忘了我們和她的愛人快樂着了，」她雖和平靜氣的說着，但心中充滿了道不出的苦痛。

「你被忘却了！」爹爹這樣結論着。

她聽了這句話，心中更加難過，眼中的淚幾乎流下，為避免被他看見，閉了眼沉默着，這時誰也

不知道她心中的若痛的。

唉！她終于是失戀了！

一九三一，七，一四于一島上。

墨迦

玩笑

——一段學校生活的回憶——

星期日，學生們都進城去了，有的去投籃球，有的去看影戲……學校裏頓時顯出空涼。那高大的樓房靜穆的立在院中，沒有聲息；一個空大的院子接連着一個空大的院子。松樹，柳樹，還有常開着的矮丁香……都得到了清閑，在它們這日子真是一個安息的禮拜日。

留在學校裡面的學生誰都不出房門，好像羞怯似的，在這樣的日子，一個懶惰的聽差拿了一條繩走過，一大段拖在地下，顯着他的脚步是又長又慢。

晚飯後，六個沒有出過校門的學生集在宿舍前面，那裏的風景是那樣的美麗，在宿舍的前面是橫着一大片空地，上面鋪着柔細的綠草，幾株高大的白楊立在遠處的對面，在白楊的後面是那落日後的紫色的山影，空氣發出清鮮的氣味，炎熱將消失了。

不多時便聽到天主教堂的鐘聲，人們都知道這時候是七點鐘了。這羣學生就在這裏尋樂，盡情盡量，爲了他們在這空大的學校中委屈而寂寞的過了一個禮拜日。他們在吸紙煙，喝茶，談論着各種事務，或者取笑一個人……呵！真是舒暢！每個人的孤單的鬱悶都同着炎熱與陽光漸漸的消散了，

後來下面便出了一個故事：

齊佳隣是一個補習班新考入的學生，他到這裏不久便暗暗的戀愛着一個瘦弱的女生，他不會把這個秘密告訴給任何人，他自己暗享着快樂與悲哀，苦痛與幸福。但是人們是真會找消閑；他的同學們早就知道這有趣的新聞了，她是一個第七班的女生，只有十四歲，她是那樣的瘦小，却生着一雙美麗的大眼睛——這是怎樣的感動着齊佳隣呵！怎樣的燃燒着他呵！她是那樣的和氣而寡言，這在她的身上就如同是一種病一樣。她叫作宋淑秀，當他看見她的時候失去一切知覺的向她痴望着，對她那雙美麗的大眼睛作着神聖的幻念，有時他會得到回望或微笑，但是有時却什麼也沒有，她便匆匆的走過了。

這一頓晚餐齊佳隣是吃得那樣快，但是他回到自己的屋裏却什麼也作不下，只是在椅子上出神一陣，便也來在這美妙的天空下面散步；在宿舍前面

的廣場的一角。他是低着頭，彷彿在尋找美麗的足跡……

「齊佳鄰！這兒來！」

他吃了一驚，他不覺已走到這一羣同學面前了。他們是不會叫他的名字的，除非有事情，而且這次他也這樣的想。

最後他想到：「他們將取笑我……」但是他已來到歡樂的一羣裏面了。

「宿舍監督出門了，你知道嗎？」

「不知道。」他不了解這奇怪的問語。

「有一個女生曾去找他，她要告訴他說你拿了她們桌子上的一盤菜；侵犯了他們的權利！」這是他的同餐者，馬橫，又大又胖又能裝作，說話的聲音和一個父親一樣；並且他不會和齊佳鄰開過玩笑。

他想起在吃飯的時候，食桌上面的菜已經光了，他的同桌便要他去到隣桌去取一盤，那是女生的食桌；那桌子上的菜盤好好的擺着。

「齊佳鄰，取過一盤菜來，那桌子上沒有人來的。」

他猶疑着的時候第二個也加上說：

「去拿了吧，它們離你是那樣的近，只要一伸

手。」

別的同桌都贊成的說着。

「或者他們將用她的名字去取笑我。」他想。

是的，他們將因為他的遲延來用那瘦弱的女孩子的名字來取笑他。

「拿了吧，這樣的時候她們不會再來的。」

于是大家都吃着新加上的菜。

這件事又從他的腦袋裏過了一回。

他慌張的說：「那是你們要我拿的。」

「是的，可是那是你拿的。」

「是你親手拿的呢！」

「我要告訴你這件事情的經過你便明白了；那時候你剛走，——我們還在吃着。飯廳的門鈴又響了，進來的却是宋淑秀。後來她看見桌子上缺少一盤菜，便叫廚子來問道：

『那盤菜呢？』

廚子說：『齊佳隣拿了。』

「我們也都也些驚慌，但是我們只好裝作不知道，便不理會的過去……我們本想再買一盤償還她，但是我們同她不熟悉的。」

「這事情大概使她感到了侮辱，便又叫回廚子，罵，喊，大聲的叫……我想你是不會見過她是那

樣發怒的，實在的，我也不會見過她是這樣的發怒……她什麼也不吃便走了……去找宿舍監督，但是他出門了。」

馬橫說完了，接着又是一個：

「你應當向她解釋，承認你的無禮……」

一個人搶着說：

「必得向她下跪！」齊佳隣聽了這句話非常厭惡。

大個的馬橫又接着說：「你應當去對她解明的，向她道歉，那樣她也許會好說話些，不致去再把這種無禮的事情告給宿舍監督……細想起這真是使人生氣呢……」他的聲音是莊嚴而溫和，好像能够使人信任。

「她將失望的！因為她有一個這樣的無禮的同學！」一個大聲音。

每個人的嘴裡都說着，附和着，有的在講她當時發怒的情形，有的在批評着這次的冒犯……一個說錯了，另一個便給他改正，形容……

齊佳隣慌亂了，不知道怎樣才好，他失了判斷；他明知道這件事情的過錯不在他的身上，但是不能向他們解明。他只低聲而顫抖的說：

「但是，那是你們要我拿的呢！」

他說話以後，便有許多的聲音襲擊在他的聲音後面，有的是猛烈，有的是溫柔。他漸漸的不明白了，昏亂了。

最後，這孩子的臉蒼白得和紙一樣，他的身子在夜晚的陰暗裏發抖，他的靈魂被一個生氣的女孩子攝着，一點不能放鬆，並且這個就是他所戀愛的人。在他覺得，人們所說的都成了事實，因為他們都曉得這件事，並且批評着，形容着……許多的聲音在他的耳邊叫喊，厨子，鷄蛋，無禮，侵犯，宋淑秀，——震動他的名字。宿舍監督，一盤菜，一盤菜……聲音是那樣濃厚和海水一樣。

最後他漸漸的清醒過來，他聽見有人在說：

「應當買一碟菜自己送去！」

「不，送鷄蛋要好些，可以補醫她的瘦弱……」
他能分辯出這是運動員張全的聲音。

這位運動員又接着說：「我有鷄蛋，借給你，送給她去！……」

「送去要禮貌些……要小心……」

以後他覺得他自己在分辯：

「不，我不，我不送些什麼給她，我去向她謝罪，解明，不是有意的……」

但是他是不能自主了，許多否認的聲音響着；

同時他的手裡還被放進一個包，他想裏面是些鷄蛋

……

這樣齊佳隣便走向女生宿舍去了。

在他的後面跟着：「要小心！要禮貌！」的聲音。

後來這些演戲的學生們看見他連影子都消失了大聲的狂笑起來，幾乎是暴笑，仍是議論着，這個快樂一點也不能顯出滿足。

「傻子！……」

「傻瓜！……」

這聲音在四處揚溢着。

他們在猜想這個傻學生現在的情形，現在他已到了女學宿舍了，或者那女孩子會親手收到這不幸的孩子的可笑的賠賞禮物。

天已經黑下來了，夜晚的微風搖着高處的白楊的大葉，嘩嘩的響，在白楊的頂上掛着一顆光明的大星，像一個不動的小金鈴，草地發出香味，小蟲們鳴着。

他們是在這裏等着有趣的新聞，嚷着，叫着。冲破了自然的安謐。

忽然他們在遠處的電燈下面發見一個黑影，這便是齊佳隣。

笑聲和歡噪都止住了，立刻又換了莊嚴的一幕。

他們攔住了他。

「怎樣作的？」

「她不在……女僕說不要緊的事情，等她回來交給她，向她說明。」

他們不放心的問：

「怎樣的說明？」

「說明是我……是我……」

那大個已經安心了；發怒的聲音說：

「你真是一個傻子，你想女僕會作這些事情嗎，她願意得罪她嗎，應當你自己……你自己……！」

齊佳隣再聽不下，走回自己的屋子了。

他們仍笑着談着，夜晚伴着他們。

齊佳隣在屋子裏是怎樣的不安呵，他恨他自己的妄動，取了別人的菜，恨同學們在他的不幸上還和他取笑……他又想到送去的禮物有些可笑，但是已經是夜深了，不能收回了。他又想無情的女孩，因了一點小事情便不能原諒……但是他哭了，他覺得完了，什麼都完了，他自己將成一塊灰土，誰也看不起他，並厭惡他。

他仍不能入睡；瘦弱的女孩子的影勉强的在他的腦袋裏變成嚴厲可怕……他等着明天，等着宿舍監督的裁判，他將受他所愛的人的白眼……他的心是恐懼而且失望着。

有時他就想到事情也許會過去的，她也許會原諒他，但是她怎能再忍受這個可笑的禮物呢……于是十來個的討厭鷄蛋在他的眼前滾着。

夜深了，鷄鳴了，他是恍忽的入睡，但他却仍是醒着，一個瘦弱女孩子的臉，一雙大的眼睛……纏繞着他；接着就是一段小小的惡夢把他驚醒，在他的腦袋裏有浮起她從前的對他低聲的說話，微笑……而且那美麗的眼睛發着極熱的光在察看他……但是一切將不會再有了。

最後他哭泣着睡去。

早上，他收到一封紅色的短簡，綠色的封套上寫着：

「齊佳隣君。」女人的筆跡。

這使他昏亂了。

裏面是這樣的寫着：

佳隣同學，女僕把事情告給我，我幾乎不能明白，因為我的門是鎖着，我昨天不曾回學校。但是

後來我都知道了，這是別的人和你開玩笑。
我最恨這種愚蠢的玩笑的。我希望你不再把這件事想起。現在就要上課了。

祝你早安！ 宋淑秀

七月九日 ·

齊佳隣看完了，落着眼淚；溫和美麗的面孔現在他的眼前，大的眼睛望着他微笑。

易 洋

定 價 每月一期每期六分
半年三角全年五角

通信處 北平阜成門外中法大學
孔德學院孔德文藝出版部

泰大公好懷一念，歸公
武王亦泰氏正平生

泰大公中我們的尊稱，一念歸
武王亦泰氏正平生